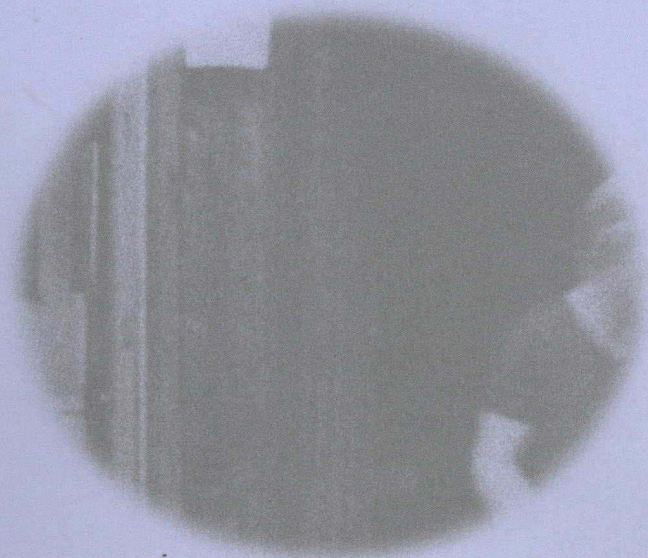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陈 武 一路上

《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陈
武
著

一路上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路上 / 陈武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1.11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11-4

I. ①一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3907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一路上

YILUSHANG

陈武 著

责任编辑 杨 了 张庆宁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311-4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

陈 武 1963年生，江苏东海人。1991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《钟山》《作家》《天涯》等刊发表各类小说五百余万字，二十余篇次的中短篇小说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选载，多篇小說入选各类年选；出版长篇小说四部，中短篇小说集及散文集九部；系中国作协会员。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。一级作家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伦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 录

穿错了鞋	1
螃蟹腿	4
通往姚浦的班车上	8
情感谍报	14
桃花灿烂	19
流浪狗为什么狂叫	22
小 白	33
明 星	36
惴惴不安	38
五月三日的旧书店	40
订了一双皮鞋	46
登 山	54
拆 迁	57
轮 回	59
挪 车	65
先躲起来	69
香 臭	73
老婆要出差	76
渔 友	79
垃 圾	84
认 捐	87
有 病	90
自 杀	93
冰 剑	96
偷 菜	98
三个收废品的人	
—— 还有一个保安	101
看图识字	104
回家过年	106
疤	114

算	-----	117
考 核	-----	120
一路上	-----	123
腿上的伤痕	-----	127
盛夏里的不安	-----	130
噪音致死	-----	133
回不了家	-----	137
钱麻子	-----	140
蜗 牛	-----	142
渡 口	-----	146
画 趣	-----	148
口 琴	-----	150
叶子园	-----	154
书 箱	-----	157
疤 姐	-----	160
发 型	-----	162
小白鞋	-----	164
范教授	-----	168
黑脖子	-----	172
小冰车	-----	174
白手帕	-----	183
杨 葺子	-----	186
签名本	-----	189
钥 匙	-----	191
关于维纳斯的一场官司	----	194
正版“油”画	-----	196

穿错了鞋

我和诗人小梅开车去接布丁。

布丁是我市著名女作家，写散文诗，也写小说，当然，写的最牛的文体还是艺评，经她生花妙笔吹嘘的那些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，每平方尺或每方章的价位都成倍地翻。布丁的艺评因此在业界可以称得上炙手可热。

我是接布丁去打搅蛋的。

请布丁打牌的可不是我，我只负责接。请客的人是家住干于县城的书法家兼画家刘大吹。刘大吹起先写诗。写诗这年头不吃香，要是放在唐朝，他也能算得上半个李白。可现在不是唐朝，现在是书画家的社会，大吹便改弦易辙，练起了字和画，几年下来，一手漂亮的小楷和文人画，让他名声大噪，一改往日的穷酸，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，常请我们吃吃喝喝，有时也吟诗作对搞个小笔会什么的，玩得很文人。

今天大吹一大早就打电话，让我邀请市里几个女作家去打牌，并点名要布丁。大吹的意思我懂，无非想让布丁写篇稿子吹吹。

布丁是个厚道人，一请就到。

到了大吹家才知道，原来大吹的医生老婆去外地会诊去了，才有此胆量把客人带家来。晚上的酒宴极其简单，只是煮了几只蟹子，还有一盘虾婆和一碗海蛎豆腐，吃到一半时，我又去厨房搞了盘文蛤炖蛋。应付了肚子之后，便拉起了牌局，大家摩拳擦掌，都声称要把对方搞死，结果，一上来就战况胶着，交替领先，第一把我们先打 A，结果打了十六把才过。我和大吹对家，这回让他吹大了，说再来一局，弄个二比

蛋。布丁和小梅自然不服气，但人家是女士，口气里文明多了，只说好牌不赢头一把。于是，大家喝口水，上个洗手间，又打了起来。直到凌晨三点多，牌局才结束。

还有三十多里路，我便带着两位美女作家，匆忙往市区赶。在车上，布丁和小梅还在讨论一手牌，小梅认为，如果提前把大吹炸死，让他手里有两手牌，铁定下游了。布丁赞同小梅的观点，并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
我在前边开车，哈哈大笑过后，得意地说，你们两人善于总结，看来还是有上升空间嘛。

布丁骂我一句死相，立即转移话题，说我今天穿了新买的皮鞋……真是，大黑天来打牌，穿什么新鞋啊，谁看啊。小梅深有同感地说，我更上当了，我还新穿了毛衫，瞧瞧，意大利的，国际名牌，这回亏大了，被两个大烟鬼污染了，一身烟臭味。

话说到这里，我的车也进了城区，分别把两个美女送回家之后，天就亮了。

我一觉睡到中午，让电话给闹醒了，看号码，是布丁的。不会又是牌局吧，她昨天输了，很想捞回去的。我堵头对脸地说，不打了不打了，累死了，你牌也不撑（方言，不怎么样的意思），再打我要残废了。

布丁说，呸，让你两局就敢说我们不撑……撑不撑我也不跟你打了，请你出个场如何？

干吗？我警惕地说。

陪我逛逛街吧？坑死了，昨天花好几百块钱新买的皮鞋，大了，不跟脚，你陪我去换一双吧，我一个人不敢去啊，昨天都穿过一次了，怕他们不认账。

明知道这事棘手，我也不好说不去，毕竟大家都知道我天生一张好嘴，能说会讲，口若悬河，能把东说成西，能把死人说成活人，加上我

青面獠牙，光头恶眉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只要是正经人，见我都怕三分——布丁瞧得起我，我也不能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物啊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和布丁一起走在步行街上，往某某专卖店走，一路上还在讨论昨晚的牌局，布丁言语中，总是不服气。我挑战道，布丁你就这点不好，认死不服输，这样吧，逮哪天有时间，我再陪你练练。

说话间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我拿出手机，看是刘大吹的，就说，大吹的，可能又约牌局了，去不去？

布丁说，怕你们啊，只要换了鞋，就去。

我接了电话，只听大吹在电话那头急火火地说，不得了了，出大事了，老婆今天回来，发现家里多了一双女人的皮鞋，要死要活地跟我大吵大闹，摔门走了，我打她一百个电话她也不接……老陈你可得证明啊，我昨天晚上可是和你，还有布丁小梅他们打了一夜的牌啊。

我说大吹啊，这事我怎么好证明啊……你家里怎么会多一双女人的皮鞋？这鞋哪来的？你老婆不知道，难道你也不知道？肯定是你小子搞鬼了。

刘大吹几乎是哭着嚷道，天地良心，我刘大吹对老婆忠心耿耿啊……天知道怎么会多了一双女式皮鞋啊，比老婆的鞋小了一号，虽然样式牌子一点不差，可老婆是穿三十七码的，家里的这双是三十六码，不一样啊……

挂了电话，我和布丁哈哈大笑起来，说这下刘大吹麻烦大了。突然的，布丁不笑了，她脸上僵住了，说，啊，坏了……

我也一下子意识到了，是布丁穿错鞋了。毫无疑问的，我们今天凌晨匆忙从刘大吹家出来，布丁慌忙中，错把刘大吹老婆的鞋穿走了。

布丁急得跳了起来，她把鞋盒往我怀里送，说，我得打电话给刘大吹。

布丁想想，把手机又塞到我手里，说，老陈你打吧，我怕也说不清楚啊。

我一下也犯难了，觉得这事还真不好解释。有些事情就是奇怪，越是真实的，越解释不清，越解释越不像是真的，刘大吹的老婆是个聪明人，他一定会怀疑我们这些臭味相投的文人串通一气在糊弄她，瞒天过海骗她一个人。我把手机还给布丁，说，这事不能急，让我们先来想想，看怎么说才妥当。

实话实说吗？还是撒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谎？我也被难住了。

螃蟹腿

管二家终于盖上一间丁头舍了。

管二一个人过，原来住在跳口的草棚里，长年累月的，加上盐场的空气盐潮卤辣，草棚的木架子终于朽烂了，恰巧又遇今夏的大洪水，把管二的草棚冲得没了踪影。

管二就请来好朋友王麻虾，两人一起，抬来河边的泥，因地制宜盖了一间。管二看着泥墙上的草根，草根有红有绿，有新鲜发芽的，也有要死了的，管二用手摸摸它们，然后嗅着腥腥的淤泥味，心里很惬意，觉得这间丁头舍比先前的草棚要牢靠多了。

可管二的酒喝光了，三个酒坛里空空的，一滴也倒不出来。管二是

喝酒长大的，没有酒，怎么能过日子呢？管二就拎着两只空坛子，到王麻虾开的代销店里。王麻虾的女人外号叫螃蟹腿，正和几个女人在后院的草席棚下打纸牌，管二从身后看看这个他也很熟悉的女人，看看她从红色大裤衩里露出来的两条肥腿，像晒干的螃蟹腿一样又红又弯的腿，这两条腿，一度迷得管二丢魂落魄的。可管二现在碰不到她了。她成了王麻虾的女人了。管二咽口唾沫，趁她不注意，在门口的大酒缸里灌了两坛子酒。

正在墙上刷标语的王麻虾嗨嗨着让他放下酒坛子，大嚷着说，你小子还欠我六坛酒钱，怎么老账没还又来灌新酒啊？

管二看王麻虾站在脚手架上，那脚手架没搭牢，晃晃的，王麻虾随时都要掉下来。管二使劲地睁睁眼，说，你刷啥标语啊王麻虾？人不怎么样，字倒是不错啊？念给我听听来？

你不识字啊？毛主席语录，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！

管二又睁睁眼。管二睁眼挺吓人的，他一睁眼，整个头盖骨都动，仿佛他的头盖骨是后补上去的。要命的是，他有睁眼的毛病，说一句话要睁一下眼。就是不说话，也要不时地睁眼睛，就像有人习惯咽口水一样，他原来的老婆螃蟹腿，据说，就是被他睁眼的毛病吓跑了的，跑来嫁给了王麻虾。管二把眼睛睁了两睁，说，啊啊，不孬不孬，好字，我不耽搁你，你继续写啊。

管二边说边走了，还顺手抓一把他家竹匾子里晒的螃蟹腿。

王麻虾心里正被他夸得滋润着，看他走远了，才大喊，酒……我的酒……酒钱啊，螃蟹腿，你眼睛长裤裆啦，酒让管二偷走了！

螃蟹腿摸一张二条，大叫一声，老娘胡了，三番二十来，我×，王麻虾，你叫魂啊！

酒……

酒是你命啊，不就是酒嘛，人家管二的女人都给你了，喝你两壶

酒，还这么小气，老娘真是瞎了眼！

打纸牌的女人们哄堂大笑。

管二转回头，看到晃晃悠悠的脚手架，看到脚手架上王麻虾下腰扶着脚手架的狼狈相，哈哈笑着说，小心别摔下来啊王麻虾，酒钱先欠着，我不死一定还你酒钱，等会儿来喝一杯啊！

管二回到家，倒下酒就喝开了。

管二喝酒不讲究菜，有时候逮几只小蟹，沾着盐下酒，有时候揪一把门口的海英菜，放在开水里烫一下，也是好菜。可今天他什么菜都不想弄，只是把酒倒在一只小黑碗里，就着王麻虾家抓来的螃蟹腿喝。盐场人喝酒有个习惯，都用碗。这碗也不大，一斤酒能倒四碗，喝酒正好。

正喝着，王麻虾追过来了。王麻虾站在门口，骂道，狗日的管二，老子累死累活帮你盖间丁头舍，就是让你来抢我酒喝啊？

管二知道王麻虾是来要酒账的，管二还知道王麻虾也是酒鬼，因为被打纸牌的老婆螃蟹腿管死了，不敢喝，嘴馋了，就来管二家混二两喝。管二摸透了他的底细，就说，王麻虾你少废话，过来弄二两！

王麻虾伸长了脖子，使劲咽一口唾沫，说，也没有菜啊。

管二捏一条螃蟹腿，放在嘴里咂着，说，这不是菜啊。

王麻虾认出来了，这是他家晒在竹匾里的螃蟹腿。王麻虾骂一句脏话，一猫腰，钻进了丁头舍。管二已经把酒倒上了。王麻虾还等不及坐下，就端起碗，一扬脖子，干了。王麻虾这才舒服地坐下来，也捏一条小蟹腿，咬一小截在嘴里，慢慢嚼。

一边喝酒，一边说着盐田的事，都是盐场工人，滩上的事一肚子数，说着说着就腻了。

这酒喝得慢，小蟹腿吃得也慢。但是，喝到黄昏来临时，两坛酒还有一坛子，小蟹腿却吃光了。管二说，麻虾，你说你家那些小蟹腿，就不能带两把来下酒？

要什么小蟹腿，那是女人晒着过年吃的。王麻虾说，你家墙上现成的嘛，看看看看，这么多，红红的多喜人啊。

王麻虾没说错，他帮管二盖丁头舍时，直接挖的是河滩上的泥，钻在洞里的小螃蟹们来不及逃命，瘸胳膊断腿地被砌到了墙上。这下来十多天了，管二家丁头舍的新墙上，伸出许多只小螃蟹的腿，黄的，红的，褐的。王麻虾在墙上抠下来一条，往嘴里一塞，还没来得及嚼，就说，味道不错，透鲜。

管二也扭过脖子，在墙上抠下来一条，塞一嘴里，嚼巴嚼巴，抿一口酒，说，唔，味道不错，跟你老婆差不多，又酸又甜又咸又臭。

王麻虾知道管二是调侃他，也不恼，反而说，什么你老婆我老婆，还不都是螃蟹腿，谁爱吃谁吃。

管二听了，哈哈大笑，又从墙上摸一条螃蟹腿，放嘴里噉地咂一声，说，好味！

说话间，天就黑了。

管二端着煤油灯，趁灯里有油，在墙上找了几条螃蟹腿，放在桌子上，把灯吹灭了，说，不急，慢慢喝，还有一坛子啊，你小子不喝白不喝。

王麻虾伸手在墙上摸索着，他也摸到一条螃蟹腿，咂一下，放到桌子上，说，比什么菜都下酒，来，喝！

丁头舍外，月亮静静地挂在天空，月光洒在大片的盐池里，闪着盐一样的光芒。不远处的拦海大堤外，是一声接一声的海潮声。小桌上的两只黑碗里，酒水也闪着月光。管二和王麻虾，每人手里捏着一条螃蟹腿，喝一口酒，咂一下螃蟹腿，噉噉咂咂的，说一些不着边际的酒话，一直把天都喝亮了。

说来也怪，天一亮，这酒反而越喝越清醒了。

王麻虾手里拿着螃蟹腿，大声地说，这哪里是喝酒，就是喝水啊。

管二手里也捏着一条螃蟹腿，醉意朦胧地说，你还有水喝啊，我管二连口水都没有啊。说着，把螃蟹腿又塞到嘴里，骂道，你老婆的！

管二说着，牙齿咬着螃蟹腿，让螃蟹腿在嘴唇上两边滑动。

王麻虾看着，惊呆了。

管二把嘴里的螃蟹腿吐到桌子上，当啷一声。原来是一根铁钉，锈迹斑斑的、弯曲的铁钉，一夜下来，被他咂得雪亮，就像天上的月牙。

管二哈哈大笑，说，哇，麻虾你看看你看看……

王麻虾说，管二，你他妈弄什么下酒不行啊，偏要弄条铁钉，还咂了一夜，你他妈不是存心气我嘛哈哈哈。

王麻虾一把抢过铁钉，说，我看看……你狗日的把螃蟹腿咂得雪亮啊哈哈哈……

王麻虾也放在嘴里咂一口，说，乖乖，真鲜。

通往姚浦的班车上

候车室里，阴暗、潮湿、闷热。

候车室外，同样的盐潮卤辣，似乎还有雾状的细雨。

这样的鬼天气，没有人能高兴得起来。

刘金的心情更是糟糕透了。先是多年的女友离他而去，临别之际，还留下恶毒的咒语，说刘金事业上的失败，不光是他做人的质量差，就